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00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觉来知是梦

南京苗啸雷

昨夜暴雨如注,伴着雨声入眠。感觉自己身处一片幽谷,云雾缭绕宛如仙境,谷中有条清澈见底的溪水,溪水潺潺,有如琴瑟之音。一阵轻风拂过,带来了淡淡的清香,顺着香气寻去,来到了一片花海,花朵如同小小的铃铛随风跳舞。一阵风又起,把我带到了一片金色的麦田,麦浪滚滚,我走在麦田,感受着麦穗轻轻触碰我的肌肤。抬眼望去,远方是连绵不绝的草原,在天空下伸展,平坦开阔,像一幅没有边框的风景画。

醒来已是天明,外面的雨已经停了,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宁静。躺在床上回味,这场景是那么悠然自得、心旷神怡,一时间竟分不清哪个是现实、哪个是梦境。过了许久,心中还是有些淡淡的欢喜,淡淡的惆怅,淡淡的思念。

庄周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,自由快乐地飞翔在花丛中,醒来后,他却感到十分困惑和茫然:到底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,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?庄周变为蝴蝶,走进极乐、脱俗成仙,乃庄周之大幸;蝴蝶变为庄周,步入喧嚣、堕落红尘,乃蝴蝶之不幸。若人生有如庄周梦蝶,梦醒即碎,那蝴蝶的每一次振翅飞翔,又何尝不是庄周的心之所向?

江淹在浦城当县令,一天睡梦中有神人授他一支五彩神笔,自此文思如泉涌,他的《赤虹赋》《恨赋》《别赋》美轮美奂,炫目灿烂,是为“梦笔生花”;后来他又梦见那个神人对他说,

我的五色彩笔在你那里多年,请还给我吧!江淹还了神笔之后,文思枯竭,文章乏善可陈,是为“江郎才尽”。若人生有如江淹梦笔,梦醒时分才华尽失,是希望活在梦里还是回到现实?

年轻的苏轼娶王弗为妻,琴瑟调和、相濡以沫、情深意笃,谁料十年后王弗病故,尽管苏轼宦海沉浮,南北奔波,但对亡妻思念未减分毫,时常在梦中与她相见,亦真亦幻之间,执手相看泪眼,相思至深,幽明难隔,梦中缱绻,梦外缠绵,于是诞生了这首泣血深情的《江城子》。若人生有如苏轼梦妻,梦中与她相遇,醒时悲从心来,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。

谁说中国人缺少浪漫?中国人的浪漫不像西方那样浓烈外放,而更强调与自然相亲和心灵的自由,“年来转觉此生浮,又作三吴浪漫游”,中国人的浪漫是独具匠心、融入骨髓的,就像清茶,不浓烈、不艳俗、不刺激,却能沁人心脾,正是这淡而悠长的香味,给人带来阵阵清爽,从初入口的淡,再到内心香甜,最后是回味无穷,荡气回肠。

梦里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,它是夜晚撕开的缝隙,虽然虚幻,但感受真实,一半沉落海底,一半飞入云霄。每当梦醒了都会有些伤感,梦中的世界是否存在过,就像现在的世界一样?

起床了,迎接今天的第一缕阳光,窗外树叶浓密,雨后的蜗牛正悄悄爬过窗台。

3000亩黄玉梨和500亩的葡萄、万亩产业苗木、万亩板栗等等,产品远销中国香港,还出口到国外。镇里实行果园承包制,农民的收入也大幅增长,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。

随后,我们一行六人随她乘坐电瓶车蜿蜒而行,到两三公里以外的万亩桃园地里去采摘桃子。一路上,只见大片大片的桃园依山而建,车子在桃林中穿梭,园中的摘桃人如在画中行。小王继续介绍说,竹镇地里的桃子,有两个品种,一种是红叶冬桃,开花时,桃树的叶子全是红色的,但待到果子成熟时却变成了绿色;另一种是青叶冬桃。这两个品种都是三四月份开花,五月份开始挂果,但奇妙的是在炎热的夏天果子却停止生长,只有到了天气转凉以后才开始陆续生长成熟,生长期长达大半年之久。正因为生长期特别长,所以桃子口感好,特别清脆、香甜,这品种和特点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车子停下后,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向果园里冲去。果园里早已拥进了三三两两前来采摘的人群。高大的果树遮天蔽日,鲜红的果子密密麻麻,大家兴高采烈地采摘着果实,收获着喜悦。妻更是高兴得像个孩子,不停地在果园内来回穿梭,手脚不停地忙碌着,采摘着,喜不自禁。我不时地举起相机,把一幅幅乡村风景画收入镜头,让瞬间的美好变成永恒的纪念。

里,最后落脚在南京,一直在老家工作的爱人随后也调到南京,后来我转业到省级机关工作至今。原先,我们这几家并不熟悉,还是通过老乡这层关系相互认识,经常走动,结为“友好之家”的。

老乡,“老香”,愈来愈香。人们都说“桂花落叶香棒棒”,老乡何尝不是“香棒棒”呢?缘于“老乡”这根线,才把我们连结在一起。这些年来,我们这几家老夫老妻年年相聚,轮流做东,除了三九、三伏天气之外,几乎每月约聚一次,你来我往,相敬如宾。大家见面、拉拉呱、打打牌,谈天说地,欢欢喜喜。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,在一起说说笑笑,好像焕发了青春,眉宇间透出的神情神采,哪里还有夕阳西下的老容老态?

老乡中,唐部长最为善讲,且幽默风趣,常常说得大家欢笑不止。郭处便戏谑:“你把平时要说的话,都攒到这里说了。”唐部长老伴立即接过话茬:“可不是嘛,他在家一句话也没有”。于是大家哄堂大笑。这当儿,先平书记便趁机抄起酒瓶,挨个把老乡杯子斟满。他自己滴酒不沾,倒是会很倒酒、助兴。

老乡聚会,吃喝倒在其次,图的就是一个热闹、快乐。说笑之间,互相了解又增进了几分,相互感情又加深了几层。怪不得人们都说: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,乡音亲切,乡情喷香啊!

老乡好,老相好。老来遇相知,但愿永相好!

宠物叫哥

仪征晴川

周末晚上,和儿子一道去扬子公园散步,满园清脆盎然的“叫哥”声,撩得心头秋意阵阵。

在一片假山步道的晚饭花丛,有只叫哥的声音特别洪亮,引得儿子奔跑的脚步突然停下,竖起手指示意我别说话,然后屏息敛声,猫腰拐过去。叫哥机敏,听得动静,大叫一声:“哥——”便似噎了气,戛然而止,四肢抱着花叶,随时准备飞走。

叫哥即蝈蝈,就是《诗经》中的“螽斯”,吾乡民因声赋名,直呼“叫哥”或“叫哥哥”,诙谐又亲切。借着路灯余光,儿子双手一合,竟然逮住了它。

叫哥通体褐黄,身长盈寸,额上一对细长触须,灵活自如地不停转动;两只琥珀似的复眼,冷冷地看着周围;后腿弓成倒V形,深褐色脚刺根根可见;齿如铁钩倒悬,不停磨砺,似在暗蓄力量,随时准备啣咬搏杀。膜翅泛着红,微微上翘,薄如轻纱覆住肉身。乡下多见绿蝈,此品少见,叫声亦大,百度一查,方知是一种叫草白蝈蝈的品种,且是其中大马力的“酣蝈蝈”。难怪儿子瞪大眼睛惊呼:“我逮住了一只铠甲大英雄!”

叫哥被我们小心翼翼地带回家,放进一只椭圆形有拎环的柳编腰篮里。那是儿子外婆用柳条亲手编织、送来盛放杂物的,正好派上用场。起初,叫哥蜷于篮里一声不吭,无论喂它什么,都不理不睬,似乎在为遭到的羞辱而抗争,但终究没能抵得住美食诱惑,翌日傍晚,儿子再给它喂食黄瓜片、苹果丁、番瓜花,小东西竟然不再拒绝,前肢一抱便往嘴里送。我们这才放下心来。

晚饭的时候,似听得有叫哥轻叫了几声,“哥哩……哥哩……”像在探问,以为是幻觉,待到整个客厅叫声响彻,才醒过神来,像得宠而惊,谁也不敢高声说话,都静静地享受这大自然馈赠的天籁之音。

一天早晨,我喂食后忘记了盖盖。中午回家,发现篮子里已没了叫哥的身影,忙四下寻找,看到北窗半开,断定它已出逃,心中懊恼不已。晚上怏怏地打开门,却闻到一阵熟悉的鸣叫,“哥哩哥哩……”喊得亲切,自然又从容。见儿子蹲在篮子跟前,眼睛热热地看着,知道失踪的叫哥自己回来了。它把篮子当成了自己的家,像个淘气的孩子,寂寞了出去玩一会,饿了便回家,一头扎进篮里,而且越来越胆大,有次竟敢跳到我手上与我对视,并且滋了泡尿,这个野泼又灵活的鬼东西,真是嚣张。

叫哥显然已经很适应这个新家,每天华灯初上,窗外百虫争鸣,它便“振羽薨薨”,像多声部交响乐的领唱男高音,激情挥洒自己的歌唱绝技;夜深人静,又来一曲《思乡曲》,轻拢慢捻,沉吟低回。乡贤汪曾祺称之为“侗叫蝈子”,极言其野其侗,由是观之,并不全这样,叫哥亦是有情之物。

苍穹日暮,浩宇星斗,我把敞口篮悬在窗台衣架下面,希望它走,又希望它留。叫哥立在筐沿,头向外,玩耍一会,便“哥哩哥哩”声声呼唤,音色清越幽远,以至神思恍惚地以为这是童年出逃的那一只,正推开岁月之门,“哥哩哥哩……”一路御风而回,诉说着藏在泛黄旧照片里的、光阴的故事。

40年前,刚满18岁的我,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。因为喜欢写作,我常给报社投稿,渴望发表。但我接到的,常常是报社的退稿信。因此,我习惯了身边的女工们对我没完没了的冷嘲热讽:“一个普通女工,干好本职工作就不错了。想当作家?做梦去吧!”

我无言以对。但私下里,却更加努力地写作,更加频繁地投稿。在心里,我对自已说:“只管耕耘,不问收获。总之,继续努力就是了!”

两年后,初秋的一天上午,正在车间忙碌的我,收到了一封报社来信。犹豫半晌,我竟然没有勇气当场将信打开。手一掂,沉甸甸的,很有分量。我心中顿时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:“肯定又是退稿信了……”于是我打算悄悄地将它藏起来,下班后再带回家中,将它锁进书桌抽屉里,永久封存。一旦打开,我所有的自信与坚持可能会在一瞬间化为乌有。

没想到,一位女工眼疾手快,竟然将信一把便抢到手中。随后,她便举着信高声地对大家说:“哎呀,又是一封退稿信。彩电车间的‘女作家’这次又栽了!”接着那位女工一下就将信撕开了,从中掏出了一份报纸。她极其认真地反复看了好几遍。最后,惊讶无比地低声说:“哎哟,这次可不是退稿。没想到,她的文章真的发表了……”

我一把抢过那报纸。此刻,心跳加速的我,双手都禁不住微微颤抖。那是一份《雪莲电子报》,一共四版。一至三版是新闻和资讯,我兴趣不大。第四版是副刊,那是我特别喜欢的版面。只见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上,印着我的抒情散文《青春的风采》。看着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,我激动不已。

这是一份改变我命运的报纸。因为它,我坚定了信心。从此以后更加努力地写作,笔耕不辍。

随后的日子里,我在岁月长河中独自漂流。下岗后的我,尝尽了四处奔波找工作的辛苦。后来,为求生存,我毅然决然地拿起笔来,开始进行专职创作。经过多年坚韧笔耕,我实现了梦想:不仅加入了省作协,还出版了两本个人作品集。

这份报纸,我珍藏至今。打开报纸,久久凝望着当年文章发表的日期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1986年9月15日,是我的处女作发表的日子,距今已有38年。

因为热爱写作,不曾虚度时光。

发表处女作

新疆乌鲁木齐夏爱华

秋桃

南京孔繁勋

三月桃花开,五月吃鲜桃。这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习惯了的时令水果。可是,当有人告诉你在十一月份的秋冬时节到南京六合竹镇去摘桃子,你会相信吗?的确是这样。去年十一月初,江北竹镇的一位文友小王打电话告诉我,说她们乡镇正在举办乡村果蔬采摘节,特地邀请我去摘桃子。听罢,我既兴奋又期待,终于在一个周末的日子,携妻并相约另外几位朋友驱车前往竹镇。

小王是前几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年轻博士,她自豪地介绍说,生态农业是镇上一大特色。10月29日“大泉人家农家乐”和“多彩竹镇鲜果采摘节”在大泉村梅云村热闹开筵,当天就有一百多辆车、近千名旅客把梅云广场围得水泄不通,预计全年将吸引城里旅客达20万人之多。边听小王的介绍,边看到停车场内的一角堆满了一筐筐刚刚采摘下来的鲜桃,色泽红润、鲜艳,大家几乎都发出“太美了”的赞叹声。她一边叫我们品尝新鲜的桃子,一边十分热情地指着一片山头说,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地,很早以前是火山爆发的地方,长年寸草不生,树木不长。从2004年开始镇政府带领群众进行土壤改良,种植果树。经过几年的奋战,现共有桃园13500亩,其中已有4000多亩开始挂果,每亩桃园的产量达3000多斤。此外,还开垦出5000亩冬枣、

老乡好,老相好

南京杨孔柱

老乡,一种美好而又亲切的称呼,特别是那熟悉的乡音最能勾起同乡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共鸣。

我们这个老乡群,总共有6家,老家都是苏北一个县的。郭处年近八十,为人敦厚,德高望重,很有老大哥的风范,早在老家上中学时,就被部队特招为一名技术兵,后来转业分配到金融系统工作,老伴也是从事金融的,可谓“一家人进了一家门”。唐部长1969年从老家参军入伍,部队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大西北,10多年前从部队退休,因女儿在南京工作,便又申请调到南京安度晚年,老伴原在老家罗圩中学任教,后来随军到了兰州继续教书育人,她这一辈子都是“跟着老伴走,围着老伴转”。本家化龙老弟一直在老家工作,先是教书,后来从政,因儿子在南京工作,退休后便和夫人一起到儿子家居住,每天负责带带孙子,做做家务。何处六十有五,从老家考入山东大学法律系,毕业后分到南京一家电力公司从事法律工作,平时酷爱读书写作,退休后,竟在短短几年时间,写出一部几十万字关于酒的专著。当年单位一位领导看他聪明能干,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,如今一家五口、祖孙三代其乐融融。先平书记少小离家,从十几岁就跑到南京求学、工作、成家,找了个媳妇也是南京人,前年他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,如今退而不休,又在新的岗位上发挥余热。我曾在部队工作20多年,从老家到秦岭,从秦岭到南疆,转战千万